

香港人家

新國畫 遇上西洋畫

高劍父

司徒奇

逢星期日刊出



▲司徒奇油畫《藝人之妻》，以名畫家丁庸夫人為模特兒，入選國民政府教育部籌辦的第一屆全國美展第一名首選



▲司徒奇被老師高劍父罰一星期內完成小鳥四屏畫，但因戰亂如今只剩其中一幅《農園幽趣》



▲1950年高劍父（右六）等出席司徒奇（右五）在澳門舉行的畫展

一代嶺南派大師高劍父，生於那個國弱家貧的歲月，特別急切為國家為藝術爭一口氣！他不僅創作豐盛，更求才若渴，與眾弟子筆耕墨耘，共同開拓出新中國畫的壯闊天地。

當年跟隨高劍父加入春睡畫院的學生，不少後來都成為名家大師；每位與高劍父之間，都有一個動人的故事，其中包括司徒奇。司徒奇的兒子司徒乃鍾，現亦成為著名畫家。司徒乃鍾向記者憶述父親那個年代的人對藝術的奉獻精神、相互間的真情實感，總是充滿追慕與嚮往。 本報記者 洪捷

雖然高劍父離世時，司徒乃鍾尚是手抱的娃娃，但請他講述高劍父與司徒奇師徒間的關係，他總能分享許多趣味盎然的來龍去脈。光是高劍父與司徒奇認識及成為師徒的經過，已是一個識英雄重英雄的過程。

高劍父與司徒奇的緣分，由高劍父參加辛亥革命後開始。司徒乃鍾從頭細訴：革命成功後，高師祖有機會擔任廣東省省長的職位，但他認為中國革命成功，藝術與世界卻未能接軌，仍停留在清朝制度，於是決定回到藝術的領域，從事改革運動——新國畫運動。

司徒乃鍾說：「高師祖想借鑒日本形式，折衷中外，融會古今。中國好的要，外國好的都要；古人好的保留，但寫現代繪畫如飛機、火車都畫，中國畫不再只是書生彈着古琴看瀑布，要擴闊國畫視野，畫出時代面貌。他急於推廣、急於收徒。」

高劍父的學生有黎雄才、關山月等，有的年紀稍大，有的沒錢交學費，高劍父包食包住，視如子女。司徒乃鍾慨嘆說：「現在沒可能有那種（全心全意）為藝術的心態，就算是窮人，只要有天分、願意學，高師祖從不計較都收為徒。」

相識始於筆戰助陣

而高劍父與司徒奇的相識相知，始於一場報章筆戰。司徒乃鍾說，為了推廣新國畫理念，高劍父在畫展上、茶樓裡貼上「新的國畫」、「革命的國畫」標語。這種當時人看來張揚、過激的做法，引起其他人不滿、不服，不少守舊派紛紛在報紙上撰文對高劍父發炮攻擊。「在沒有電視的年代，報章的圍攻、筆戰，是大事件，許多讀者爭看這個全城轟動的事件。」

正當高劍父以寡敵眾、力挽

狂瀾之際，抱打不平的司徒奇走高劍父這邊。司徒乃鍾說：「爸爸當時剛獲得全國美展油畫第一名，回廣東發展，開設烈風美術學校。在報章上看見人們這樣圍攻高師祖。他同意國畫要變革，於是在報紙投稿表達意見，表示同情高劍父。這樣一來高師祖又對準爸爸猛轟。爸爸每天早上叫工人買來白粥油炸鬼，還有全城報紙，一邊吃白粥油炸鬼一邊寫稿，約12點鐘交稿。連續多日，大部分駁不過的收筆，仍有一張大報由吳子復負責炮轟，後來才知道是爸爸以前市立美術學校的同學。筆戰多日，未分高下，爸爸遂用藝術名詞「羈絆藝術」引他，對方真的不知道是什麼意思，原來在日本藝術詞典中有此名詞。爸爸認為對方無資格講藝術，對方覺得駁不過輸了，專欄也關了。」

高劍父與司徒奇兩人本不相識，當高劍父知道司徒奇仗義相助，非常高興，派學生邀請司徒奇見面吃飯，這才知他原來那麼年輕，只有約30歲。高劍父非常欣賞這學西洋畫的年輕人，甚至叫自己的學生黎雄才跟他學素描，後來又命學生轉達想收司徒奇為學生的意願，說服司徒奇學國畫一定成就很高。司徒乃鍾笑言，在這樣半推半就之下，司徒奇終於叫高劍父為老師，加入春睡畫院。



▲司徒奇（左）與師兄弟感情親暱，這幅相片記錄了他與黎雄才相聚後的「吻別」

司徒乃鍾帶點自豪的神色說：「一般人拜高師祖為老師，是要擺酒請其學生家人包括好朋友的，而爸爸是被邀加入春睡畫院的。那次爸爸完全不用付款，由高師祖出錢擺酒，他認為有這學生引以為榮。」

緣結師徒 教學相長

高劍父率領的嶺南畫派，其師徒傳承的形式打破過往古老一套，人們想像中徒弟要服侍老師，甚至被打被罵，高劍父絕非如此，否則怎能振興國畫。司徒乃鍾講了一個高劍父與學生互動的趣事，便能證明嶺南派著重寫生、教學相長的特點。

司徒乃鍾說：「每逢星期五下午，高師祖與學生們飲完茶，便回到位於越秀山朱紫街春睡畫院，圍圈討論藝術。我爺爺是詩人，家學淵博，爸爸又已是院長，師祖對爸爸講話也很客氣。有一天，高師祖問：『小鳥除了蹲地上、樹枝上，還有哪裡？』他用這種形式啟發學生創新思考。爸爸積極舉手，表達想法，但高師祖則示意他最後才講。當同學們講完後，爸爸帶點得意的出來講：『船頭、褲頭、雞頭、茅廁上』，引得好多同學大笑。但高師祖卻有點生氣，覺得爸爸有點不正經，便說：『這是你說的，既然如此，下星期畫這四幅出來！』父親於是在一星期內跑遍廣州農村郊外寫生，真的畫好了四屏。到了交卷時，高師祖高興得像平時激動或生氣那樣，口空室，用拐杖敲地板，很久才說：『難得你想得到！』結果爸爸得到一百分，更被老師稱讚有才華，說『司徒學有根底，而才氣橫溢，他日成名手，另樹一幟，自開家派也。』可見高劍父對司徒奇寄望甚殷。

高劍父在那個年代已像如今那樣，以很開放平等的方法指導及鞭策學生進步。司徒乃鍾說：「我現在也是如此教導學生，像在美術學院般。高師祖講過，春睡畫院要出將軍，不是卒仔，有這樣自信的老師才有這樣的學生，有這樣的啟發才有嶺南畫派。後來學畫的人卻有點對不起嶺南畫派。」說着司徒乃鍾發出一聲慨嘆。

司徒乃鍾會聽有人笑高劍父連古老飛機也畫，他認為這是膚淺的看法。高劍父是革命出身，他畫飛機，反映當時的中國飛機就是這樣，非常落後，但國人仍努力抗敵，作品就是歌頌英烈。司徒乃鍾知道，高劍父帶頭畫飛機，其實當時並沒有人買；「高師祖還畫富貴如流水、牡丹花隨流水而去，誰會買這些畫？但這是他親見許多家族因打仗破產，弱肉強食而得的感受。家窮出孝子，那個時代人人都窮，但經過危難，才知珍貴。」

司徒乃鍾所指的是高劍父在抗戰時到澳門，學生們跟着去觀音堂繼續學畫。那時，司徒奇與關山月等師兄弟晚上通宵在觀音堂，以筆為武器，寫標語呼籲抗日，到街上貼橫額，又為難民義畫籌款。

司徒奇仍在世時，到廣州探望同門關山月，關山月送司徒奇一把紙扇，上面寫着回憶兩師兄弟在澳門患難與共的一首詩：「同窗論道數奇君，八一高齡堅且真。避彈經江田園筆，難居佛地國邦心。飄洋翰墨風騷客，流浪畫圖苦行僧。藝海浮沉非夢幻，征途往事記猶新。」司徒乃鍾說，這首詩最能反映當時春睡畫院同門國畫為國的心境。

高劍父視學生如子女，包食包住，司徒奇也繼承了老師的作風，司徒乃鍾說：「爸爸也有好多學生，那時住在澳門，已有我們十個兄弟姐妹住在一起，家裡像寶芝林一樣，許多學生沒有交學費，爸爸還要養學生，就如高師祖會出錢給黎雄才到日本留學。爸爸也會在舊書店收窮學生，當時中國人很可憐，人才難得，高師祖的精神就是在這種環境下培養出來。爸爸有時收新學生，來者不拒，甚至半夜三更來到，當時拜師還要擇日。新學生除了拜師，還有祖師爺，高師祖的相片就在爺爺旁，我們過年也要拜他。」



▲司徒乃鍾手執這把扇上，是關山月送給司徒奇的題詩，紀念師兄弟間的患難真情 洪捷攝

畫藝操守 代代承傳

1951年，高劍父中風，司徒乃鍾說，事發時是司徒奇發現的，隨即將高師祖抱去坐三輪車送往鏡湖醫院。高劍父去世時，司徒奇畫了兩幅遺容素描，後來又在觀音堂祭祀時擔任主祭。

這些事司徒奇較少張揚提及，司徒乃鍾說，父親秉承了師祖的高潔品質，總是以畫見人，卻不只派名片出風頭。他說：「父親為人借別人出名，就算黎雄才跟過他學畫，他從不主動提起。爸爸認為作品好不好由歷史判斷，不急於現在。畫家不可做社交人，藝術家生命長，死後生命仍在。」

高劍父的遺風，由司徒奇傳至司徒乃鍾，滋潤下一代。司徒乃鍾還記得，他在大約25歲時，於加拿大在華人電視台任主持，又為報紙主筆，更是美術學院高才生，年紀輕輕的他已有好多學生。有一段時間，許多學生請他晚飯飲酒，常常應酬至半夜才回家。「有一晚，又是深夜才回家，爸爸在樓上亮着燈等我，他說：『別再去應酬，你才25歲，以為成名了？你要畫畫！你現在的功力只能展示在這小社區而已。』爸爸的話真是當頭棒喝，我真的由頭到腰在打冷顫。那時一下子成名，迷失了。知道不對，我從此周不上街，一個人靜心畫畫，父親的苦口良藥，馬上收到。」

如今，司徒乃鍾日益受到書畫界的認同與讚譽，可說是不負高劍父與司徒奇後人之名。



▲司徒乃鍾於加拿大為老邁的父親司徒奇畫人像

書香世代司徒家

走進司徒乃鍾的蒼城畫院，頓覺陣陣墨香、紙香、書香撲面而來，兩張巨大的畫桌佔據了畫室大部分地方，這也剛好反映了藝術在司徒乃鍾人生上所佔的地位。司徒乃鍾的藝術細胞，源於他書香世家的背景。

司徒乃鍾是開平人，祖父為晚清拔貢、詩人司徒枚，父親則是嶺南派名家司徒奇。司徒奇，字蒼城，生於1904年。少年時投考廣州市立美術學校西畫系，之後考入滬江中華藝術大學，畢業後參加第一次全國美術展覽會，更憑作品《藝人之妻》油畫獲第一名，名聲漸露。回到廣州後，司徒奇開辦烈風美術學校及維尼斯美術研究社，栽培美術人才。不久，為高劍父推動新國畫運動而遭團內人圍攻抱打不平，惺惺相惜，並在高劍父鼓勵下習國畫，加入高劍父的春睡畫院。

司徒奇擅繪牽牛、紅棉，司徒乃鍾告訴記者，後來他們舉家移居加拿大，司徒奇還繼續創作，並且以當地的雪山、紅番為繪畫對象，不拘泥於古今中外。



1997年司徒奇去世，司徒乃鍾畫下父親親手種植的玫瑰，以作紀念

現代景觀入國畫

生於1950年的司徒乃鍾，得父親翰墨因緣，先後在國畫方面拜趙少昂、關山月、楊善深、黎雄才、陳荆鴻及林近等為師，這就讓他承傳了嶺南畫派不同風格名家的長處。當中最重視的便是就地寫生，常不辭勞苦各處寫生或帶領學生走到戶外，即席創作，描寫對象不只是花鳥動物山水，亦巧妙地將現代景觀如車、燈、屋等畫進國畫，繼承嶺南畫派描繪時代面貌的精神。

司徒乃鍾畢業於加拿大Capilano學院藝術系及Emily Carr省立美術學院油畫系。司徒奇的作品《雪松》、《晴雪》及司徒乃鍾的作品《秋色》經聯合國國際兒童基金會選印為1982年的明信片及聖誕卡，各印製2億份作為籌募善款之用。



司徒乃鍾趕在澳門故居拆卸前完成作品《故居門前》